

烈日下的成长

云和二中 708班 金芷羽 指导老师 吴杏琴

初秋时节,点点金黄爬上大地,空气中仍然充斥着暑气和热力,秋风弱弱地吹着,我们如约迎来了初中的新生军训。

晨空冲破黑暗,曙光轻揭下夜幕的面纱,青蓝的天被染上雪白。庄重轻快的脚步声,打乱了大家起伏不断的欢笑。教官一来,也不自我介绍,就直接把我们拉到太阳底下晒。也不知道太阳太勤奋努力,还是它妈妈不让回家?它就死死钉在天上,越来越亮,越来越热。

大概是教官也受不了了,或许是可怜我们,同意我们到阴凉处休息。一群人迫不及待吐槽起来:“上学为什么要军训?”“在哪不是学?非要把我们困在学校!”“是谁提出的军训?每年跟过过年

节似的准时晒新生!”我敢说我们的抱怨就算没1000遍,也有800遍了。

又一次在太阳底下的5分钟军姿训练。平常时间滴答滴答飞快,这时却异常难熬。汗水从额头流到下巴,浸满汗水的衣服贴在背上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,却慢慢接受了、适应了。刚抬头,一粒粒顽皮的晶莹汗珠从教官的帽檐跳下来。火辣辣的阳光打下来,不仅教官站着,老师也没去阴凉处避暑,仿佛是在这儿给我们加油。心中不知涌起什么情绪,就笔直地在烈日下静默着,适应着军训汗水与阳光的洗礼,适应着责任与自由的平衡。

树叶飘落发出像针一样的清脆响

声,鸟儿欢快的喳喳叫两声飞出围墙去。烈日下我们走起路来,口号喊的可谓“一浪更比一浪高”。那踏步可真整齐,如百鸟齐鸣,如万马齐喑。汗水滴落在地上,望着队伍征战一般的气势,坚定无比的目光,我们自信从容迈步、踢步、转身。同学们越发卖力,洪亮的声音在操场上回荡……

之后,我们回到教室观看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”阅兵活动。只觉方阵整齐、军威浩荡,是我们国家强大的直观模样;此刻再回想,才读懂那整齐步伐背后,是无数军人日复一日的坚守。我们不过五天的军训就觉难熬,而边疆的哨兵要在风雪

中伫立更久,急诊室的医生要在深夜里连轴值守,他们何尝没有对家的牵挂、对休息的渴望?但他们选择把“守护”扛在肩上,在快节奏与高强度中咬牙适应,用坚持诠释着“责任”二字——这既是他们选择职业时的初心,更是身为中国人对这片土地的担当。

原来军训教会我的,从来不止是站军姿、走齐步,更是让我在汗水里看清: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战场”。军人的战场是保家卫国,医生的战场是守护生命,而我们学生的战场,就是书桌前的每一寸时光。好好学习不是一句口号,而是接过前辈递来的“接力棒”,用知识武装自己,将来能为国家扛起我们这代人的责任!

邂逅一场宁静

云和二中 708班 王又右 指导老师 吴杏琴

我渴望去沙漠看沉睡着的大地之子,去敦煌莫高窟触摸那些浸满时光的壁画,去翡翠湖邂逅那片打翻了的调色盘,可一场猝不及防的沙尘暴生生地吹散了所有计划。爸爸只好退了所有机票,我蔫蔫地垂着脑袋,失望像潮水般涌上来。

这时,妈妈忽然眼睛一亮,说:“要不咱们改道去平潭岛吧?”一家四口的新旅程就这样在遗憾里出现新的盼头。

钻进小轿车,父亲一踩油门便汇入高速的车流。驶过横跨碧波的跨海大桥,平潭岛的轮廓终于在视野里清晰起来。海平面像一道温柔的界碑,将天空的澄澈与大海的蔚蓝轻轻剖开。礁石浸在咸涩的海风里,每一粒沙都裹着浪的私语。海浪的笑声牵着走进突如其来惊喜,留下一身潮润的平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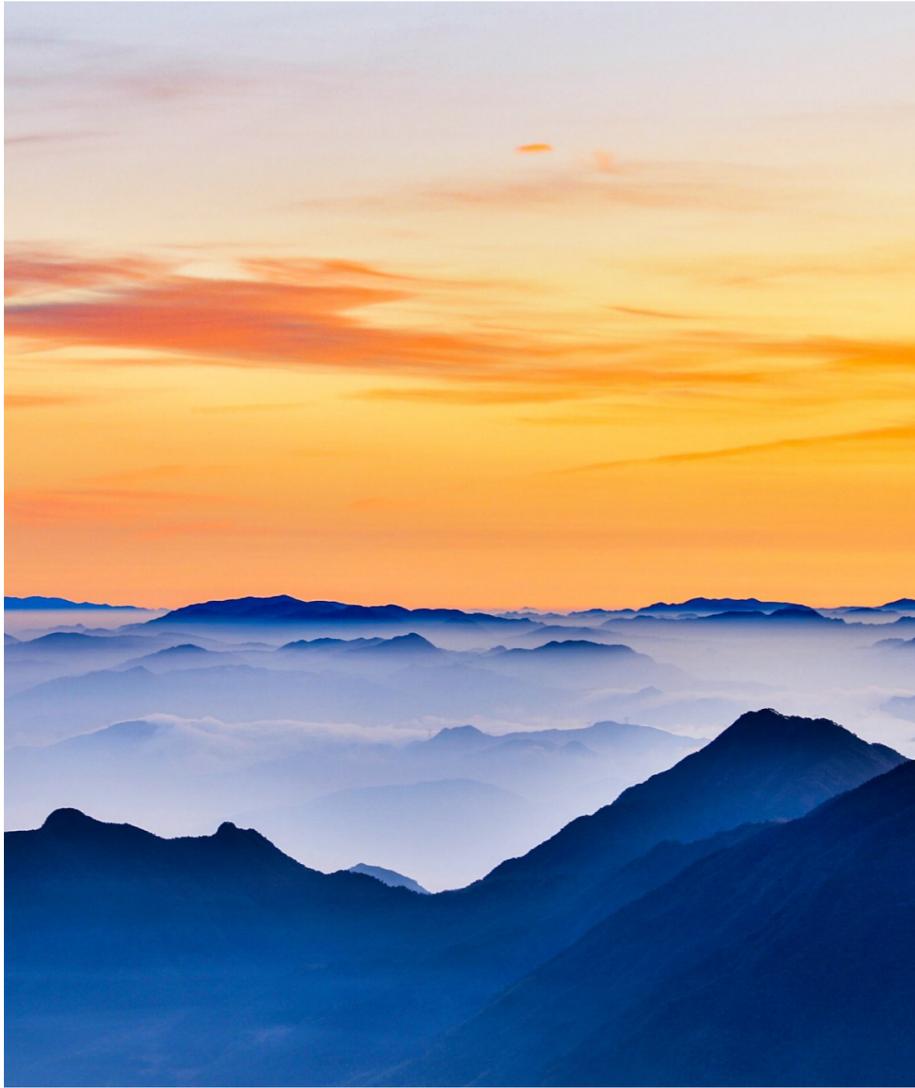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先在岛上歇了一晚上,养足精神。第二天出发去68海里,这是离台湾最近的地方。

远远望去,海水净得像一块未经打磨的琉璃,连一丝杂质都寻不见,这便是68海里。脚下的沙更是细软,踩上去像陷进云朵里,全然没有别处海滩那种硌脚生疼的粗糙。海风漫过海面,带着潮气轻轻扑在脸上,凉丝丝的舒服。正午的太阳正悬在头顶,把翻涌的浪花照得亮晃晃的,一层叠着一层往岸边涌去,撞到礁石上形成白花花的沫子,空气里便飘来淡淡的咸味儿,缠缠绵绵的。

弟弟在海滩上撒欢儿地跑,溅起的海水珠儿被阳光一照,像撒了把碎珍珠,闪闪发亮。沙滩上热闹极了,小孩子们有的蹲在沙堆里挖城堡;有的追着浪头踩水玩;还有的赖在躺椅上睡觉。我拿着心爱的小相机拍个不停,那些晃动的镜头里,海景与笑脸叠在一起,像是把缤纷夏日的快乐都封存在了光影里。

不知不觉玩到日头西斜,太阳快挨到海面时,孩子们都跑向礁石那边。潮退了,捡到了几只海浪冲上来的小虾米和小鱼。沙子中还藏着不少宝贝,我拎着水桶凑过去,没过多久,便捞到一只断了腿的小螃蟹,和一只不算大却格外倔强的花螃蟹。

夕阳将最后一抹金辉揉碎在海浪里,月亮慢慢爬上树梢,我们踩着自己拉长的影子往回走。我心想,没能奔赴西北固然遗憾,可平潭岛的海滩却用一种辽阔接住了我们的期待。原来,人生没有既定的完美路线,重要的也不是抵达哪个远方,而是亲人相依相伴。目之所及的寻常,皆能成为生命里最鲜活的璀璨。



《冬日时光》

陈忠人 摄

花开如约,精神长存

县元育英中学 801班 张熙媛 指导老师 孙苗

八月的风裹着热浪,南昌的第一面花墙就这样撞入眼帘。缤纷的背景上,“南昌”二字被花朵镂空。在明艳的色彩里,一种小黄花让我驻足——花瓣是发绿的黄,带着初绽的青涩,却不卑不亢地簇拥着。

为了在八一广场看升旗,我们决定前一晚就在广场等候。路旁种满了这种树,落花铺满人行道,踩上去软软的。母亲忽然说:“九十八年前,枪声响起时,也正是这种花的花期。那些年轻的战士,就像这些花朵,青涩却充满勇气。”我望着地上那些静默的小花,心中一震。花

开花落,周而复始,但总会有新的花朵,在旧的枝头上绽放出同样的勇气。

夜的黏稠裹着睡意,路灯将小花的身影模糊成一片柔光。人声嘈杂中,一队红衣志愿者与黑衣特警默默地立于栏杆旁,红与黑,成了一道令人心安的境界。

一阵骚动划破了沉闷。一位母亲焦急地挤到我们附近的特警面前,声音颤抖:“同志,我孩子不见了……”那位年轻的特警立刻微微俯身,用一种训练过的镇定安抚她,随即按住对讲机迅速低语。很快,那片红色与黑色的身影开始

在人群中无声地流动、搜寻。十几分钟的等待后,孩子被安全送回,母亲连声道谢,眼眶通红。那位特警小哥退回原位,重新站得笔直,只有额角反射着路灯的水光,记录下刚才的波澜。

那一刻,我忽然懂得了传承最好的模样。它并非遥不可及的口号,而是眼前这实在的行动:是危难时一句“您别急”的镇定,是守护秩序的身影,是汗水与无声的担当。

天光刺破黎明,国歌奏响。整个广场肃穆无声,五星红旗冉冉升起。我望着朝阳照亮那些挺拔的身影,照亮他们肩章上的微光,也照亮了身旁坚韧的小

黄花。

我突然想起一句话:“最好的铭记是传承。”当年的军人,今天的守护者,还有每一个恪尽职守的普通人——他们用行动让一种精神穿越时光,花开不谢。正如这些花,年复一年,盛大而沉默地开放。

升旗仪式结束,人潮渐退。我最后回头望去,只见昨夜被踩进砖缝的小花,依旧在晨曦中散发着微光。

夏日的阳光发烫,我只想多晒一会儿,把这份余温,和那份如约绽放的精神,一同藏进心底。

初秋

县元育英中学 902班 蓝雅琴 指导教师 赵琦

时间恍然,转眼间新的一年已过了大半。立秋早早就过了,天气却没有任何变化,依旧炎热。

刚迎来秋天,没有凉爽的秋风,没有温暖的阳光,没有金黄火红的叶片,更没有一杯温热的清茶。有的依旧是炎热的天气,热烈的太阳,碧绿而富有生命的树叶,还有一瓶冰凉的汽水。

都说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,这两天,的确下过雨,却没有雨后的凉爽,闷热的气息不断传入鼻腔中,我不禁皱了皱眉,我

不喜欢这种潮湿却闷热的味道。雨突然的降临,让我躲闪不及,我躲进屋檐下,望向天空,天空是明亮的,与雨前没有什么差别,却与平常的雨天大有不同。雨滴不断砸下,打在雨篷上,发出“啪嗒啪嗒”的响声,我不觉得吵闹,反而觉得别有一番趣味。

泥地上坑坑洼洼,雨一下,就成了一个个小水洼,若是现在就雨后天晴,那么这一个一个小水洼里就会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风景图。雨滴打入水洼,溅起一朵

朵水花,炸开在水洼的周围,别有一番意境。

大雨过后,几抹残云掩不住夺目的阳光,万缕金光透过浓密的叶,落入一片树林,散发出更加夺目的金光。日落西山,夜幕降临。云伴月,泛起藏在心里的情愫。云遮月,氤氲美梦把人生点缀。

一轮圆月悄然升起,路旁的暖黄灯光亮起,为晚回家的人们照亮道路。站在阳台上,享受着为数不多的

清风,感受着脸上的清凉,陶醉于晚风中。手中捧着一杯微凉的牛奶,慢慢咽下,直到喝完,困意也逐渐来袭。洗好杯子,回到房间,躺在柔软的床上,看窗外明亮的月亮,月光温柔地洒在地板上,将原本黑暗的房间照亮了一点儿。眼睛缓缓闭上,逐渐放缓呼吸睡去……

初秋的风、雨与明月,都是我所喜欢的事物,而初秋,也是我所喜爱的时节。时间恍然,我期待着下一次的初秋。

第111次轮回

县元育英中学 902班 叶昕予 指导老师 赵琦

我的第111段记忆是在一个实验室里。当那些科学家将组成我身体的那些零件放入他们所谓的“伊特洛什罐”中,我迎来了自己的第111次轮回。

冰冷的机械声回响在实验室中。“第111号邓肯·艾达荷型号智能机器人轮回成功”。邓肯·艾达荷是小说《沙丘》中的死灵,原身牺牲后,他的基因不停地在“伊特洛什罐”中被人复刻,每次新生的他会觉醒前世自己的记忆。就这样,他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以各种方法,死去了无数次,又无数次被复活,为后人所用。邓肯·艾达荷型号机器人有着与邓肯同样的性能,可以历经无数次轮回,在每一次的轮回中觉醒原先的所有记忆,它们被用来研究机器人是否该拥有人权的问题。

就这样,我变成了一个婴儿。虽然是机器人,但我和其他任何一个人类在外貌上没有差别:我成长、牙牙学语、蹒跚学步,我拥有自己的记忆、拥有自己的情感、能感知冷暖和疼痛,唯一的不同便是体内,全部由盘根错节的电路和电板构成。

一双温暖的大手将我轻轻抱起,我听到温柔的女声轻轻唤着我,“邓肯,邓肯,我可爱的邓肯。”我用力睁开新生儿的双眼,透过失焦的瞳孔。我伸出手,想触摸眼前模糊的身影……

复刻我的科学家将我打造成弃婴的形象,送到了一对年轻夫妻的家门口。不出所料,他们收养了我,把我当成亲生的儿子对待,他们给我取名杜康康,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,我和任何一个普通的婴儿一样长大,牙牙学语,蹒跚学步,渐渐的,我到了上学的年纪。

像任何一个学生,我交了不少朋友,学习道路不总是平坦,我也会考试失误,也会因此害怕父母的责骂,我和同学们分享着所有的情绪,就像任何一个普通学生一样。

随后,我的妹妹杜安安在父母家人的期待和祝福声中降生了,看着她牙牙学语、看着她蹒跚学步,渐渐的,我以为,我坚信我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,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智慧生命。但是生活在11岁那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11岁那年,我受了重伤,手臂被划开了深深的一道口子。我没有流血,只能感受到机器模拟出感官上的剧痛,伤口处露出的不是绽开的皮肉,而是局部精密的电线和零件。

我的父母惊呆了,他们送我去实验室检测,发现我是一个机器人,一个彻头彻尾的机器人。那天晚上,我悄悄躲在房门口,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

“康康是个机器人,怎么会呢?我们养了他这么久!”妈妈的声音里透着不可置信。

“没办法,事实摆在面前,我们无法改变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,以后我们该怎么对待他?”爸爸相对来说冷静很多。

“就和以前一样呀,我们一直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在养吗?都11年了!”

“但这真的值得吗?他不过是机器人,我的意思是他虽然有知觉,但他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啊,他和我们是不一样的!”

……

我再也听不下去,失落地走开了。我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机器人,我确实和别人不同!

时光一点点从我身边溜走,手臂上的伤口愈合了,但原来的正常生活却不复存在了,父母再也不会花时间和精力陪伴我,他们选择性地将我忽略,平时的交流就像他们只是在对一台机器输出指令。

我问他们为什么,他们总是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,含糊其辞:“你和我们不一样!”学校里老师同学也用猎奇的目光看我,就好像我只是一个人观赏的物件儿。

我再也交不到一个朋友了,大家一致认为机器人不需要朋友,更有甚者,会光明正大地当面议论我。

“他呀?他只不过是台机器人,是个怪胎。”

我质问,我反抗,一切徒劳。

他们漫不经心地说:“你是机器人啊,哪有那么多为什么?”

再没有人会尊重我了,没有人会在意我了,再也没有人会将我当做人看待了。我不是人,我失去了人权!

终于有一天,我鼓起勇气找到父亲,我静静地看着书桌前忙碌的父亲,“我想离开这里!”我说。

父亲仿佛如释重负,只回复了一个“好”字,连头都不曾抬起!

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大街上,准备迎接我最后的归宿。

我登上一栋高楼,站在天台,我义无反顾地向下跳。我听见人群的惊呼:“那个孩子怎么跳下去了呢?”

我不想看也不想听,我闭上了眼睛。无数的记忆涌入我的脑海,在短短几秒钟内,我看到了前面几次轮回的所有记忆。我在“伊特洛什罐”中一次又一次醒来。人们谩骂着我:“你不过是怪胎,你还想要人权了?”

一次又一次,我从高台坠落;一次又一次,我跑上车来车往的马路;一次又一次,我被人们当作怪胎抓了起来;一次又一次,原来我活了那么多次!现在,我又要迎来自己第111次死亡,在身体触到地面时,我没有溅起血花,因为我是一个机器人。

我无力地倒地,眼前是电路报废时炸出的点点火花。我的111次轮回就要结束了,人群围了上来,好奇地打量着我。

“还好只是一个机器人,吓死了,刚开始还以为是个小孩想不开呢?”

“对呀,不过这机器人做得挺逼真的,挺可惜,这么好的机器就这样报废了!”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,将我的残骸收集起来,扔进了垃圾桶。

意识消失之际,我又一次想到了把我从“伊特洛什罐”中抱出的女科学家。“邓肯,邓肯,我可爱的邓肯……”温柔的女声再一次响起,透过新生儿失焦的瞳孔,我看不清她的面貌。

“我几岁了?”我在心中问自己。多么愚蠢的问题,在这之前有110个我,在我之后还会有无数个我。我不知道自己的年龄,更不会知道自己的归宿,毕竟我不过是机器人。

邓肯·爱达荷型号机器人,用于研究机器人是不是该拥有人权的我,究竟什么时候能拥有一次人权呢?